

· 历史纵横 ·

容闳的教育目的论初探

陈凤姑

(北京邮电大学 文法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6)

摘要: 容闳是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驱,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上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主要从教育目的论的角度对容闳的教育思想进行初步的探讨。本文认为,容闳的教育目的论包含许多独创性的见解,对人们打破封建教育思想的束缚,树立新的教育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容闳;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G40-09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729(2001)01-0062-03

2000年5月,耶鲁大学举行隆重仪式为其杰出的校友容闳塑像。容闳于1854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取得学士学位,是第一个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1872~1875年间他先后组织4批共120名中国公派留学生到美国留学,是中国留学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开创了中国公派留学的先河。

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先驱,容闳不仅在教育实践上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为中美教育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且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对教育理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体制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对打破封建教育理论的束缚,开辟一代新风起了积极的作用,是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本文拟就容闳的教育目的论进行一些探讨。

重视教育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就以重视教育著称,他一生授徒三千,其中72人被称为“贤士”。

在儒家教育思想里,虽然也提出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读书人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在读书人中更深入人心的却是“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因为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只有通过做官才能实现,做了官就会有权、有名、有利、有地位、有势力,一句话,有了官职就有一切,“升官发财”、“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千古流传的俗语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反映。否则,即使身怀绝技,也被人看做是“奇技淫巧”而为人所不齿。那么,怎样才能做上官,甚至做上大官呢?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有通过读书、考试才能实现做官的梦想,因为儒家告诉人们“学而优则仕”,并且这种思想已经被封建统治者和全社会所接受。因此,千百年来,中国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传授知识技能,不是为发展科技,也不是为国家富强,而只是为封建制度培养官员。而对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来说,读书不是为学习一技之长,也不是为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而是为了将来能博得一官半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从这些读书人的信条里,我们很难看出有多少读书人把教育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相反我们倒是能清楚地看到,绝大多数读书人是把读书与个人的前途,即与将来做官及做官后可能带来的种种好处结合在一起。在这里,封建教育的目的通过受教育者之口得到了高度的概括

收稿日期: 2000-11-03

作者简介: 陈凤姑(1965-),女,福建沙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有关学科的教学和研究。

容闳在中国第一次对两千多年来被统治者和千千万万读书人奉为圭臬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论提出了勇敢的挑战。容闳的教育目的论，相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目的论，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在容闳的教育目的论里，他第一次明确地把教育与做官相分离。他认为对于教育者来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造就既有现代意识又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国家人才，因此，教育除了要向学生传授现代科学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现代意识，而一个人所应该具备的现代意识中，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具有正确的公权、私权观念。他认为，“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利益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①公权、私权观念普及之日即中国振兴之时。而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受教育不应是为做官发财，而应是为国家的文明富强。就容闳本人来说，他放弃了许多对他个人前途非常有利的机会，终生不渝地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而奋斗。1850年，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前，他的母校美国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董事会决定为他提供一笔奖学金以解决他的升学费用问题，条件是必须写一份志愿书保证大学毕业后以传教士为职业。容闳虽然急需用钱，却毅然拒绝了这笔奖学金。他说：“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②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在人生的又一重要关口，他再一次选择了报效祖国，而不是自己的荣华富贵。当时，容闳有耶鲁大学的文凭，有令人骄傲的成绩，有众多师友的帮助，以及他的毕业所引起的社会轰动（吐依曲尔牧师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大学神学院的演讲中说：“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有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③）如果想在美找理想的工作应该说有很多的机会，美好的前程在等着他；而如果回中国，前景将非常暗淡，那里政治腐败，经济落后，除了卑微的亲属，他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两相对比简直是天渊之别。但即便如此，容闳还是义无反顾地决定离开美国，返回阔别八年的祖国。他认为：“予之生于斯世，即非为哺啜而来；予之受此教育，尤非易易。则含辛茹苦所得者，又安能不望其实行于中国耶？一旦遇有机会，能多用我一分子学问，即多获一分效果，此岂为一己利益计，抑欲谋全中国之幸福也！”^④实际上，献身中国贯穿于容闳一生的言论和行动。容闳的这一教育思想是对传统教育目的论的大胆突破，对人们冲破封建教育思想的束缚，树立新的教育观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给当时充满腐朽之气的中国教育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二、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使西学东渐，是容闳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是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四书五经”是中国教育的中心内容。在容闳看来，中国二千年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⑤中国的教育培养的是“习于服从性质”，“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⑥的腐败官员，而正是这种落后的文化和教育，导致中国的积贫积弱。中国要振兴，就必须改革中国的教育，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而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最佳的方法就是派遣中国留学生到西方留学。他说：“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最切实可行的办法。”^⑦他确信，如果他的这一教育新思想能够被社会所接受，并在教育实践中得以贯彻，中国必将焕发出新的青春，前途将大有可为，他说：“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⑧

在中国，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并不是容闳，但提出要从文化体系上学西方的却是从容闳开始。鸦片战争前后，被人们称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为了对付英国侵略者，从传统的“知己知彼”认识出发，开始主动了解西方，并组织编写了《四洲志》，介绍西方的历史地理知识。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军舰枪炮的技术。这反映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八章。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五章。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所附吐依曲尔牧师的演说。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七章。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一章。

⑥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九章。

⑦ 容闳：《西学东渐记》，自序。

⑧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六章。

的了解是逐步深入的。但是,总的来说,在容闳之前,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还是非常肤浅的。林则徐不过认识到要战胜西方侵略者,必须了解西方。而魏源则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看到西方军舰枪炮的厉害,因而认为中国要加强国防就必须“师夷之长技”,学习西方制造军舰枪炮的技术,但是从总体上他并没有放弃“天朝大国”和中国文化的优越感,仍将西方鄙视视为“夷”。后来,冯桂芬于1861年出版《校邠庐抗议》虽然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但是他的侧重点是在“制洋器”上,而他所谓的“西学”也不过是“兴工艺之学”的自然科学,并未从整体上否定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文化和教育。冯桂芬及其他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①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宗旨的洋务派当然更不可能超越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直到19世纪末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才又重新提出容闳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提出的全面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1854年,容闳提出要“从思想体系上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并将其作为中国新教育的主要内容,其远见卓识不仅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并且在此之后四十多年仍无人能出其右。”

另外,容闳还是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开山鼻祖。在近现代有许多人主张“教育救国”,而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则是容闳。这种思想在中国近现代特殊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容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风雨如晦,中国文化界“万马齐喑”的年代,站在时代的前头,发前人所未发,独创性地提出关于中国教育的新思想,我认为,首先是由于他具有忧国忧民的强烈爱国之心和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容闳在谈到自己投身教育事业的初衷时说:“予意以为,予之一身即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②正是对祖国前途的关心,引发了他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和对教育理论的探讨。第二,容闳没有受过任何封建教育,没有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容闳出生于劳动人民家庭,没有上过一天旧式私塾,小时候在澳门、香港西方人办的学校接受初等教育,后来到美国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自始至终在西方学校接受教育。这种情况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连容闳自己也想不通,“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③由于容闳从小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系统教育,使他比仅仅受过封建教育,从未出过国门的林则徐、魏源等站得高、看得远,也比成年后虽然接触过西方文化、出过国,但已被封建教育烙上深深印记的冯桂芬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康有为等维新派更少旧思想的束缚。

如今,科教兴国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公派留学也已是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年容闳的美好愿望不仅已经完全实现,甚至超过他的想象。今天,当我们满怀信心地开创中国教育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时,我们不应忘记,正是由于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的不断探索和不懈努力,我们的国家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容闳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开拓者和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尊敬。

A tentative study of RongHong's teleology of education

CHEN Feng-gu

(School of Humanities, Law and Economics, BUPT, Beijing 100876, China)

Abstract RongHong was a pioneer of the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for studying abroad. He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educat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tends to make a study of Rong Hong's thought of education from the angle of teleology of education. The author thinks Rong Hong's teleology of education is of a lot of original views and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mash of the trammels of the thought of feudalistic educ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educational idea.

Key words RongHong; thought of education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凡例。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五章。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一章。